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淚珠緣
第六十三回 破猜疑分明留蜥蜴　配奇婚顛倒做鴛鴦

卻說寶珠見蘧仙問起媚香不禁大笑起來道：「你們倆口子已經好了一夜，還問我要人來。」蘧仙詫異道：「那是沈小姐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便是。」蘧仙道：「他不是媚香，是浣花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浣花和媚香有什麼分別？」蘧仙笑道：「言語笑貌果然沒什麼分別，但人究竟是兩個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誰講來？」祝春、夢庵都不解這話。蘧仙道：「奇了？難道浣花便是媚香？」寶珠道：「可不是媚香便是浣花，浣花便是媚香。」蘧仙道：「那怎麼他丫頭團兒說還有一個姑蘇的顧小姐在家呢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那是他姐姐，叫眉仙的，便我那天指畫上與你看，哄你說是浣花的那位。」蘧仙狐疑道：「這個我又不懂了，聽學裡人說，沈左襄的小姐叫浣花，打十五歲上便給宮裡做了乾孫女兒，算來那時媚香還在我家，怎麼此刻兩人便會合攏一個了？」寶珠因把媚香奔喪去，如何翻舟、如何被沈左襄救了、又沈左襄的女兒浣花竟落水死了、便收了媚香作寄女，仍以他的名氏不去歸宗，後來進京去。宮裡召沈浣花，沈左襄帶了媚香進見，把前事奏明了，宮裡愛了媚香，便也收了做乾孫女兒，一一講明了。夢庵早跳起來稱快，蘧仙怕寶珠哄他，因記得媚香左臂上曾有一點守宮記的，便進去向浣花要看，浣花伸左臂給他看，見那守宮記是脫去了的，還露一點雪白的嫩皮肉兒，痕跡可認，便狂喜起來。浣花也破顰為笑，蘧仙告訴素馨，素馨也替兩人歡喜，向蘧仙襝衽作賀，因向浣花問了一路的情事，浣花在這裡和素馨講，蘧仙早跑出去，一兀頭向寶珠拜倒，寶珠也忙拜倒，兩人起來，各笑個不了。祝春、夢庵也向蘧仙道賀。蘧仙早喊開宴，一面擺席上來，四人坐下，忽祝春淒然淚下，寶珠不解，夢庵慨歎道：「他和我一樣，想起自己的苦惱來。」寶珠道：「祝春已娶了如夫人，還苦惱什麼來？」祝春￥淚道：「你哪知道我的心，我一逕沒向你談過，怕蘧仙聽了傷心，今兒美滿了我不妨講講，也見天下的缺憾尚多。」因道：「我先有個姐姐姓蘇喚做意意的，竟眼睜睜看他真個在我面前病死了，這還有什麼可望，此番娶的小妾卻是拙荊專主的，因他有些像意意的，所以我也收下了，究竟不是我那個意意了。被蘧仙這樣一來，相形之下，他何等美滿，我便怎生苦惱。」說著淚下如雨。蘧仙也替俯仰不已。寶珠長歎一聲道：「這是最無可奈的了。」因問夢庵是什麼心事，夢庵一拍案道：「不講吧，老天總不公，閻羅也太惡，我明兒死了定把這森羅殿一腳倒了才出我這口氣。」說著那腳真個一踢，把桌面掀翻了。夢庵倒跳起來拍手大笑道：「快哉，快哉！」祝春倒嘔笑了罵道：「這裡不是森羅殿，你使這副身手什麼？只怕你明兒真到了森羅殿兒，那上坐的卻不是閻羅，便是你死了的那位好姐姐，只怕便又到你油鍋裡煎去，你也酥了骨頭，還怕把靴尖兒踹破了鍋子底，你敢打飛腳麼？」大家都笑起來，小廝們早把席面翻起擺好，那打碎的碗盞都拾了去，另擺一席上來。夢庵嗤嗤的笑著，早把大杯子酒直脖子的灌下去，寶珠等也浮了一白。寶珠因問祝春道：「貴華宗還有一位叫駢A的，聽說《舊酒痕》還未脫稿，內中有一位蘇意意的，敢便指你的事。」祝春笑道：「稗官野史，大率附會成書，我也不知道他指不指我。」夢庵道：「這位駢A先生我卻會過面，果然是大才磅礴了不得的，還有一位蘧仙的貴華家，叫羅浮山人，也是了不得的一位大才人，和駢A兩個是名噪一時的，他也有集說部，叫什麼名兒我卻忘了，是寫他一生的事跡的，只可惜這兩位先生現在都作古了。可見，才人自古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。」說著合席欷歔太息起來。寶珠道：「夢庵既和他倆在日見過，明兒便去把他所有的著作齊搬了來，我替他出資刊發，可知道這些才人名士，當著書的時候不知道費卻幾許心血，原望傳諸後世教人知道的，不幸早死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，我替他們刊了行世，還勝似收拾暴露屍骨呢？」大家稱是。夢庵道：「這兩位好在都住在本地寶日山下，和石時先生是左右鄰，我明兒便去找石家的人向他家要去，不然我去時，他家還當是我去謀他的家私呢？」大家都笑了起來。一時席面散去，寶珠便辭了回家，來到柳夫人處請安過了，便回惜紅軒來，見廊下掛著婉香舊時的鸚鵡，見寶珠來，叫道：「寶珠你好嚇。」寶珠一笑，看婉香房裡窗子開著，捲起了幃子，婉香和眉仙倆個仍伴兒坐著，低下頸子，手裡都拿著針黹做，口裡都笑著講閒話。寶珠走進來，一手掀著軟繡簾兒進去，看婉香穿一件品藍緞閃白點兒的單衫子，眉仙穿一件寶藍湖色鑲的單襖子。看婉香手裡做著一頁鞋面子，卻是一對兒，分著兩人做的。因笑道：「好天氣，不玩玩去，做這個什麼？」眉仙不理他，婉香一面做著針黹一面道：「你愛玩你玩去，不在這裡惹厭吧。」寶珠笑笑，因道：「給我瞧瞧，看誰做的好？」婉香停了針讓他看，寶珠看是一雙蝴蝶兒，才繡了兩雙翅膀，還差兩針著。又看眉仙的，也是一樣。因道：「姐姐我替你繡針兒。」眉仙笑道：「省吧，不厭怪也罷了。」仍一針一針的做著，不遞與他。寶珠因問婉香討來做，婉香也不肯給他。寶珠見他頸子低著，白嫩得和脂粉搓成一般，覆著幾莖短檻發兒，忍不住向他頸上一撫，婉香怕癢，扭轉頭兒笑嗔道：「什麼樣兒。」寶珠嗤嗤的笑將起來。眉仙見他倆這樣，紅了臉不去看他。婉香要拿針去戳他的手，寶珠料他不肯戳，到送過手去叫他戮，婉香笑道：「你當我真個不敢刺你嗎？我閉瞎了眼兒看不刺你一下。」眉仙笑道：「姊姊你不捨得刺他，我來刺。手拿來，針等著呢。」寶珠便把手送過去道：「好姊姊你肯刺我，便是我的造化，刺呢。」眉仙真個要刺下去的樣兒，寶珠卻縮轉了手逃開了。眉仙來追，寶珠狂笑著跑到醉花仙館來。見蕊珠和軟玉兩個在窗下繚花線板兒，軟玉手裡拿牙板兒繞著，蕊珠用兩個指兒繃著，彤紅色的絨線兒，讓軟玉一週一周的繞向牙板上去，桌上攤著一卷花樣本兒，還有幾絞的五色絨線擺著。寶珠進來笑道：「今兒什麼好日子，家家都做起活來。」軟玉見是寶珠，因道：「我繞的手腕兒都酸了，你替我繞吧！」蕊珠也道：「我指兒也繃酸了，放著不繞吧。」於是兩人都放下了，站起來，寶珠一手握著一個的手，替他捏手腕兒。蕊珠紅了臉，先甩脫了手寶珠也便放了軟玉，三人三跌角兒坐下，因講起浣花的事。寶珠說蘧仙疑惑了一夜來，兩人多笑。因問可見著冷素馨來？寶珠說見過了，因向蕊珠道：「和你差不多樣兒，不過略瘦些。」軟玉等又拿別話閒談了一會，便也隨意走散不提。　　且說沈左襄，因那日婉香歸來，把眉仙的事從頭訴說一遍，說自在閨裡的時候，盟下這個誓來是背不得的。左襄原是個極隨和的人，因便許了，和秦文講說是花占魁的遺意，本來想兩起婚事一下子辦了的，因婉香在苫塊上，不好講這些話，所以到今才講。秦文先決意不許，經沈左襄發了惱，拿硬話頂撞了幾句。秦文本來懼怕他，因他是個國戚，自己又受他的好處，便也只得依順了他。左襄請他擇日，秦文說便是八月十五是團（日。又道：「這付冼封我可討不來呢？」左襄笑道：「這不干你事，我自有法子，少不得有的。」因道：「浣花已嫁去了，我家裡只有一個葉老太太和小女瘦春，葉魁也長大懂事了，我想給他們成了房，便把葉魁當了兼祧的子婿，養出孩子來，大的來冰山做後，小的便歸了我的宗，可不也是個主兒。我和老弟商量，咱們瘦兒年紀小，懂不得事。本來兼祧子可以娶得兩房妻小的，老弟可肯把大小姐給他作了正室，咱家瘦兒是情願後退一步的。」秦文道：「這個，我和冰山本來是最相契的，又況夾上你老哥，我哪有不肯的話，不過年紀差些，那也不妨事，我剛因前兒三王爺知道咱們家的麗雲能乾些正經，他想要去做了媳婦，我因美雲還沒提親，所以暫擱起著，既這樣，我便把美雲許給了魁兒，這邊也便允吉去吧。」左襄滿心歡喜。秦文又皺眉道：「別的女孩子都不愁什麼，只咱們家的賽兒被男裝扮壞了，他便不肯改裝轉來，又不肯出嫁去，說還要討媳婦兒成房呢，這可不是胡鬧，你做他外祖父的，該有個主兒。」左襄笑起來道：「這孩子也太聰明了些，前兒大小女家來講起來也很為難，說他說一個女兒家嫁了男人便要養孩子，說疼得很，所以他不願嫁，又要叫他改裝，他是死也不肯的了。他還說他便和真男孩子一樣要娶媳婦的。他說橫豎自己便變作男孩子也不肯叫媳婦養孩子疼的，這不是可笑。我意思倒有個人和他一樣，有個奇癖的男孩子，他母親因養的男孩子多了，再養不出個女兒來，見他長的好，便給他扮做女孩兒樣子，今年十六歲了，他也不肯改裝，說男孩子的樣兒蠢，不願改轉來，還要揀個美男子嫁去呢。」秦文大笑起來道：「天下竟有這等奇事，是誰家的孩子？」左襄道：「便是林冠如的兄弟叫愛儂的。」秦文道：「嚇，便是他。」因失笑道：「幸而我前番沒許他。」左襄問是什麼？秦文笑道：「前人來給寶珠提親，說是冠如的妹子。我因聽人說他妹妹竟常和男孩子在一處玩的，所以我辭了。照這樣說，人家不知道的當他做小姐呢。」左襄道：「可不是，前兒還在蘧仙家雜在男孩子叢裡瞧戲，人家多不知道他，還多和他握手說笑呢。」說著兩人大笑，秦文便托他提親去，左襄答應了，次日便來回說肯了，兩家且不多講明，讓他明兒倆口子自己玩去，不知道這事究竟是真是假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世上奇婚原不少，假新娘嫁假新郎。